

当善意的谎言撕裂平静的生活，
我们会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？



不存在 的女儿

[美]金·爱德华兹 —— 著 施清真 —— 译

THE MEMORY KEEPER'S

DAUGHTER



《
四川文艺出版社

英国银河图书奖桂冠小说 《今日美国》年度图书
秘密，以其特有的生长方式，摧毁着每个说谎者的人生。

横扫《纽约时报》《出版人周刊》《华盛顿邮报》等全美十五大排行榜

全球总销量超过5000000册

THE MEMORY
KEEPER' S DAUGHTER

不存在的女儿

[美]金·爱德华兹 —— 著

施清真 —— 译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不存在的女儿 / (美) 金·爱德华兹著; 施清真译

— 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19.7

书名原文: The Memory Keeper's Daughter

ISBN 978-7-5411-5428-7

I. ①不… II. ①金… ②施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090227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进字: 21-2019-255

Copyright ©2005 Kim Edwards

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Kim Edwards,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Ltd.

BUCUNZAI DENÜER

不存在的女儿

[美] 金·爱德华兹 著

施清真 译

出品人 刘运东
特约监制 刘思懿
责任编辑 邓敏
特约策划 刘思懿
责任校对 汪平
特约编辑 郑淑宁 苗玉佳
封面设计 末末美书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2号)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259287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传 真 028-86259306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印 刷 三河市海新印务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 145mm × 210mm 开 本 32开
印 张 11.5 字 数 330千字
版 次 2019年7月第一版 印 次 2019年7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5428-7
定 价 48.0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更换。010-85526620

CONTENTS

目 录

一九六四年	001
一九六五年	063
一九七〇年	111
一九七七年	153
一九八二年	213
一九八八年	275
一九八九年	325



THE MEMORY KEEPER' S
DAUGHTER

| 一九六四年



她临盆前几小时下起了雪。起先只是午后阴沉的天际飘下零星雪花，而后大风卷起雪花片片飞扬，落在家门口宽阔的前廊边。他倚在窗边，站在她身旁，看着雪花在阵阵强风中翻腾、回旋，然后缓缓飘落地面。附近家家户户点亮了灯火，光秃秃的树枝也变得雪白。

晚餐后他生起了炉火，又大胆冒险走入风雪中去拿秋天堆积在车库旁边的木柴。冷冽的寒风吹打着他的脸庞，车道上积雪已深及腿肚。他捡起木块，甩掉上面轻柔的雪片，然后抱着木块走回屋。壁炉里的火花马上引燃熊熊火光，他在壁炉前盘腿坐了一会儿，一面添加木块，一面看着火花跃动，火焰周围带一圈蓝光，令人昏昏欲睡。屋外，白雪在黑暗中静静飘落，街灯投下圆锥形光束，照映着地面上闪亮、厚实的白雪。等他起身往窗外一看，他们的车已经变成街角的一座白色小山丘，先前印在车道上的脚印已被盖满，不见踪迹。

他拍掉手上的灰烬，到沙发上和妻子坐在一起。她双脚放在靠枕上，肿胀的脚交叉着，一本育儿宝典四平八稳地摆在肚子上。她正读得出神，每次翻页都会不自觉地舔一下食指。她的双手细长，五指结实，阅读时心无旁骛地轻咬着下唇。他看着她，心中顿时充满爱意与惊叹：她是他的妻子，他们的宝宝再过三个星期就要出生了，这是头一胎，而他俩结婚才一年呢。

他拿了条毯子盖住她的腿，她微笑地抬头一望。

“你知道吗？我一直在想那是什么感觉，”她说，“我是说我们出生之前的感觉。真可惜我们不记得了。”她拉开袍子，脱下穿在里面的毛衣，露出像西瓜般圆硬的腹部，用手抚过它圆滑的表面。火光闪动，映着她的肌肤，在她的头发上洒下金红色的光影。“你猜那种感觉像不像在一个大灯笼里。书上说光线能穿透我的皮肤，小宝宝已经看得见了。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他说。

她笑笑。“怎么不知道？”她问道，“你是医生。”

“我只是骨科医生，”他提醒她，“我可以告诉你胎儿骨头的骨化历程，但就这样而已。”他抬高她的一只脚，裹在浅蓝色袜子里的脚细致而肿胀，他动手轻轻按摩：她的跟骨强劲有力，跖骨和趾骨隐藏在皮肤下，密密相叠的肌肉仿佛是把即将展开的扇子。安静的屋子里充满了她的呼吸声，她的脚温暖了他的双手，让他脑海中浮现出骨头的完美、神秘与匀称。怀孕的她看上去美丽又脆弱，苍白的肌肤上隐约可见细微的蓝色血管。

怀孕过程非常顺利，医生也没说有什么限制条件。尽管如此，他已经好几个月没跟她燕好，他只想保护她，抱她上楼，替她盖被子，帮她端烤布丁等。“我不是病人，”她每次都笑着抗议，“也不是你在草坪上发现的雏鸟。”但他的关爱还是令她相当开心。有时他醒来看着重睡中的她，她的眼皮轻轻眨动，胸膛缓慢而平稳地起伏着，一只手伸出被子，小巧得能让他完全握住。

她小他十一岁。一年前，两人第一次相遇。三十三岁的他刚搬到肯塔基州的莱克星顿，当时是十一月的一个星期六，天气阴沉，他到市区百货公司买领带，刚好看到她搭手扶梯上楼。她在人群中很亮眼，像一个梦幻美女，一头金发梳成优雅的髻，珍珠在颈部与耳际闪闪发光。她穿着一件深绿色毛外套，皮肤洁净白皙。他踏上手扶梯，推开人群往上走，不想让她离开自己的视线。她走到四楼的内衣与丝袜的柜台，他跟过去，穿过一排又一排挂满衬衣、胸罩、内裤的货架，一件件衣物散发出柔软的光泽。有位身穿白领天蓝色洋装的售货小姐微笑地问他是否

需要服务，他说想找件睡袍，同时眼睛不断在货架间搜寻，直到看见金发和深绿色的身影为止。她微低着头，露出洁白优美的颈线。“我想帮住在纽奥良的妹妹买件睡袍。”他当然没有妹妹，也没有任何他还知道、尚在人间的亲人。

售货小姐拿了三件面料不错的睡袍过来，他漫不经心地挑拣着，几乎连看都没看就拿起最上面那件。售货小姐说有三种尺寸，下个月还会有更多颜色可以挑选，但他已经走向货架，手上拿着那件珊瑚色的睡袍，皮鞋在地砖上发出刺耳吱嘎的声响，焦急地穿过其他顾客朝她走去。

她正在翻看一双双昂贵的丝袜，丝袜轻透的色彩闪耀在贴着光滑玻璃纸的窗面上：暗灰褐、深蓝，还有像猪血般深暗的栗色。她绿色外套的衣袖扫过他的袖口，她身上淡雅的香水味扑鼻而来，好像他以前住的匹兹堡学生宿舍窗外的那丛浓密、洁白的紫丁香散发的味道。那时候他住在地下室，低矮的窗户因为蒙上了钢铁厂的煤灰，总是显得一片灰暗。但在紫丁香盛开的春天，纯白与淡紫的花瓣紧贴窗面，香气就像光线般飘进室内。

他清清喉咙，紧张得几乎难以呼吸，他举起睡袍，但柜台后面的店员还在谈笑没有注意到他。

他又清清喉咙，这下店员才有点恼怒地瞄了他一眼，然后对自己的顾客点点头。她手里拿着三包薄薄的丝袜，好像是大张的扑克牌。

“抱歉，阿舍小姐先来的。”店员冷淡而傲慢地说道。

两人目光相接。她的双眸像她的外套一样深绿，他呆住了。她上下打量着他：面料不错的斜纹软呢大衣，胡子刮得干干净净，脸颊冻得通红，指甲修剪得很整齐。她饶有兴趣地笑笑，略带轻慢，指指他手上的睡袍。

“给尊夫人买的？”她问。他听出她说话时带有优雅的肯塔基口音。在这个士绅望族所组成的城市中，这种特点挺重要的。虽然仅仅在此地住了六个月，他早已了解。“珍，没关系，”她转头告诉店员，“先帮他结账吧，这位可怜的男士置身在成堆的蕾丝中，肯定觉得别扭。”

“我帮我妹妹买的。”他对她说，渴望扭转先前给人的坏印象。他在此地经常这样，讲话不是热心过头就是太坦率，老是得罪人。睡袍从他手臂中滑落到地上，他赶快弯腰捡起，两颊发红。她的手套放在玻璃柜上，光溜溜的双手轻轻交握在旁。他窘迫的模样可能让她心软了，因为当两人的眼光再度迎上时，她的双眸中流露出和蔼的光芒。

他再试一次。“对不起，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我赶时间。我是医生，去医院快迟到了。”

她的笑容起了变化，变得严肃起来。

“原来是这样。”她边说边转向店员，“珍，真的没关系，请先帮他结账。”

她答应他的邀约，用娟秀的字迹写下自己的姓名和电话。她从小学三年级就学会写一手好字，班上的老师以前是修女，悉心教导学生练习写字。老师说每个字的形状都独一无二、举世无双，大家必须把自己的字练到完美的地步。这个八岁、瘦小白皙、日后将穿上一袭绿色大衣成为他妻子的小女孩，用细小的手指紧握着笔，独自在房间里练习写字，直到写出飘若浮云的优美字迹为止。后来听到这件往事时，他想象她的头低垂在台灯下，手指费劲地握着笔，心里不禁佩服她的毅力、对美的坚持、对权威师长的信赖。但两人相识那天他还对这些一无所知，那天他把小纸片放在自己的白色医袍口袋里，巡视一间又一间病房，心里只记得一个个字母在她笔下流畅而出，组合出完美的姓名。他当晚就打电话给她，隔天晚上请她出去吃饭，三个月之后他们就结婚了。

现在她快生了，那件面料柔软的珊瑚色睡袍穿在她身上合身极了。她先前看到这件睡袍，发现还包装得好好地摆在一旁，于是举高了给他看。“你妹妹很久以前就过世了。”她惊讶又大惑不解地说。那一刻他整个人呆住了，脸上挤出微笑，一年前的谎言像只黑鸟般猛然飞过屋内。过了一会他才怯懦地耸耸肩。“我一定得说些什么吧，”他跟她说，“我得想个法子问出你的名字。”她听了笑笑，走过去拥抱他。

雪花从天而降，接下来的几小时他们读书聊天，有时她拉起他的

手放在自己肚子上，让他感受一下胎动。他不时起来添加柴火，看看窗外的积雪，从三英寸累积到五六英寸。街上车子不多，非常寂静。

十一点钟，她上楼休息，他留在楼下阅读最新一期的《骨科与关节手术期刊》。他是位有名的医生，诊断准确率高且医术精湛。当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。但他觉得自己还年轻，医术也待磨炼（不过他很小心掩饰），所以一有空就读书，为自己增长知识和累积经验。他觉得自己是个异类，家人日日只顾谋生，他却天生好学，他们认为教育是不必要的奢侈，未必有助生计。就算不得不去看医生，他们也穷得只能到五十英里外摩根城的诊所。他还清楚地记得那几趟旅程：一家人摇晃颠簸地坐在借来的小货车上，妹妹和爸妈坐前面，车后尘土飞扬。妹妹喜欢把这条路称为“跳舞小径”。摩根城诊所的房间里阴暗无光，就像混浊的墨黑或蓝绿色池塘水。医生来去匆匆，对他们虽然亲切，却没有真正关心。

多年后他依然觉得在那些医生的注视下，自己像个冒牌货，只要犯一次错，马上就被揭穿。后来他选择专科的时候，也被这种心态影响。他放弃了偶尔带点刺激的内科，或是精细、高风险的心脏科，转向了医治断裂的四肢、做石膏模型、检视X光片、看着断裂处缓慢却奇迹般的愈合。他喜欢坚实牢靠的骨头，即使在焚化的白热火焰中也不会消失。骨头能够持久，而他信任这种坚实可靠的东西。

读着读着就过了半夜，直到字句在白花花的纸上无意义地闪动，他才把期刊丢到咖啡桌上，站起来关照炉火。他把烧成炭的木块捣成灰烬，然后打开风门，再带上黄铜的壁炉火网。等他关上电灯后，余火还在层层灰烬中发出柔和光芒，如屋外雪花一样明亮细致。此时白雪已积到前廊的扶手和杜鹃花丛。

楼梯因承受他的体重嘎嘎作响。他停在婴儿房门口，仔细端详黑暗中的婴儿床、尿布桌，玩具布偶摆在架子上，墙壁是淡淡的海绿色。妻子缝制的鹅妈妈百衲被悬挂在墙上，针针细密，只要有一点点不完美的地方，她都要拆掉重缝。天花板下方有熊宝宝的装饰图样，也是她的

杰作。

一股冲动促使他走进卧房，站到窗前拨开轻薄的窗帘看雪。白雪飘落在路灯灯柱、栅栏以及屋顶上，积雪已近八英寸，莱克星顿很少下这么大的雪。洁白的雪花不断飘落，他心中既兴奋又平静。就在这一刻，他一生过往的残编断简好像全部联结起来了，不管以前有什么悲伤、失望或令人焦虑的秘密和不安，现在全部被柔软的层层白雪掩盖。明天会是一片宁静，世界仍显得柔和而脆弱，直到附近的孩子拉着小车子高兴地大喊大叫，才会打破这片沉寂。他想起小时候一个人跑到山里享受的快乐时刻：他走入林中，呼吸急促，沉重的积雪压低了枝头，也蒙盖了他飘荡在小径上的声音。在那短短的几小时中，世界变了个样。

他在那里站了好久，直到他听见妻子轻轻移动的声音。他转身看见她坐在床沿，低垂着头，双手紧抓着床垫。

“我觉得我要生了。”她边说边抬起头来，她的头发松散，几根发丝垂落嘴边，他帮她把头发塞回耳后。他一坐下来，她就摇摇头说：“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感觉很奇怪，那种绞痛的感觉，时好时坏，一阵一阵的。”

他让她侧躺下来，然后跟着躺下来按摩她的背。“说不定只是假性阵痛，”他安慰她，“离预产期还有三个星期，而且头一胎通常生得比较晚。”

他知道第一胎通常会晚生，也讲得非常自信。其实他很确定会晚生，因为过了一会儿他甚至不知不觉地睡着了。醒来时却发现她站在床边摇他的肩膀，她的睡袍和头发在盈满房内的奇异雪光下，看起来几近白色。

“我算了阵痛时间，每次间隔五分钟，力道很强，我好害怕。”

他感到胸中一阵澎湃汹涌，兴奋与惧怕之情像浪花冲激下的白沫一样席卷全身。但他早已训练有素，在紧急状况中依然能够保持冷静，不会让自己受到情绪影响。他沉着地从床上起来，拿着手表，带她缓慢稳定地在屋里上下走动。阵痛来袭时，她紧握着他的手，力量强大得让他觉得自己的手指快被捏碎了。她说得没错，阵痛间隔五分钟，然后四

分钟。于是他从衣柜里拿出皮箱，这个重大的时刻来临了，却突然令他感到麻痹。他期待这一刻已经很久了，但真正降临时依旧觉得很意外。他跟她一起走动，但周遭事物变慢了，他敏锐地觉察到每个动作：他的气息急速掠过舌间，她的脚勉强塞进唯一穿得下的鞋子，浮肿的脚背在深灰色的皮鞋中拱起来。搀扶着她的时候，他有种奇怪的感觉，仿佛自己飘浮在离灯不远的地方，从上俯瞰两人，注意着每个小细节：她因阵痛而颤抖，他用手握住她的手肘，稳稳地护卫着她。屋外十分沉寂，雪花依然缓缓飘落。

他帮她穿上绿色大衣，大衣没扣扣子，垂在她的腹部；他还找了他们初次见面时她戴的皮手套。他仔细确认各个细节，仿佛这是很重要的事。两人在前廊站了一下，目瞪口呆地看着柔和洁白的世界。

“在这里等着。”他跑下去，从积雪中拨出一条路。老爷车的车门全冻住了，花了好几分钟才打开一边的门，好不容易把车门摇摇晃晃带上，一堆白雪随之飞起，闪闪发光。他从后座地上找到刮冰器和刷子。等他走到车外时，妻子已经靠在前廊的柱子，用手按着头。他知道她正承受极大的痛苦，宝宝真的快出生了，就在今晚。他压制住走向她的强烈冲动，把全副精神放在暖车上。当双手冻得难以忍受时，就轮流把手放在腋下取暖。暖手的同时他也没闲着，继续清除挡风玻璃、车窗和车顶的积雪，积雪四散纷飞，消失在他的腿肚周围柔软的洁白雪海中。

“你没跟我讲会这么痛。”他走到前廊时她这么说。他搂住她的肩膀，扶她走下台阶。“我可以走，”她坚持，“可是阵痛一来，实在让人受不了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他说，依然没有松手让她自己走。

他们走到车旁时，她轻拍了一下他的手，指指身后的房子。房子隐藏在白雪中，像个灯笼一样在黑暗的街道上发出光芒。

“等再回家的时候，我们就带着宝宝了。”她说，“我们的世界也不一样喽。”

挡风玻璃的雨刷结冰了，他倒着把车开到街上，后车窗的玻璃堆

满了雪。他开得很慢，心想莱克星顿真美。树木和树丛上积了好厚的雪，他转弯驶上大街时车轮接触到冰滑的路面，车子一时间滑向十字路口，撞到路边的积雪才停下来。

“没事！”他大声说，万般思绪奔腾，幸好放眼望去没有其他车辆。手中的方向盘和没戴手套的手像石头一样冷硬。他不时用手背擦拭挡风玻璃，身子往前倾，从他擦出的空隙间观察路面。“出门前我打了电话给本特利，”他提到的是他的产科同事，“我请他到诊所来，我们直接去诊所，那里比较近。”

她沉默了一会儿，双手紧抓着前面的仪表板，借着呼吸熬过阵痛。“只要我的宝宝不是生在这部老爷车里就好，”她终于控制住了，还能开玩笑，“你知道我很讨厌这部车。”

他笑了笑，知道她真的很怕，而自己也一样害怕。

即使在紧急状况下他也本性不变，做事依然有条不紊：碰到红绿灯就停车，即使是在空荡荡的街道上，转向也一定打方向灯。每隔几分钟，她就用一只手撑着仪表板，专注呼气与吸气，他听了只能忍耐，用眼角余光看看她。在他有记忆以来，再也没有比今夜更令人紧张的时刻了。他比第一次上解剖课还紧张，为了揭示人体的奥秘，一个年轻男孩在课堂上被剖开了；他也比结婚当天更紧张，大喜之日她的亲友坐满了教堂一端，另一端只有寥寥几位他的同事。他的父母已经过世，妹妹也离开了人间。

诊所停车场只有一部车，是护士的浅蓝色福特车，车型保守，功能实用，而且比他的车子新，他也打了电话给她。他把车停在入口处，扶妻子下车，现在已经平安抵达诊所，两人都很开心，笑着推门进入明亮的候诊室。

护士上前迎接他们。一看到她， he 就知道出了问题。护士苍白的脸上有双蓝色的大眼睛，看起来既像四十岁也像二十五岁。只要碰到不顺心的事，她的前额和两眼之间就会露出一道细小的直线。护士告诉他们消息时，脸上就是这样：本特利的车子在家里附近的乡间小路上出了

事，车子在结冰的路上打滑转了两圈，滑到了沟里。

“你的意思是本特利医生不能来？”他的妻子问。

护士点点头，她身形高瘦，有棱有角，骨头似乎随时会穿透皮肤，蓝色的大眼睛露出严肃与智慧的光芒。有好几个月，大伙儿谣传或是开玩笑说她有点爱上他，他认为这些都是无聊的办公室闲话，没放在心上。当一个男性和单身女性天天如此密切共事，难免会有谣言，虽然恼人，但也很难避免。有天晚上他在桌上睡着了，梦见自己回到小时候的家，妈妈在做果酱，一瓶瓶果酱摆在窗下铺着油布的桌上，闪耀着珠宝般的光芒。五岁的妹妹坐在一旁，一手无力地抱着洋娃娃。虽然是一闪而过的影像，说不定只是回忆的片刻，却让他感到伤心又渴望。那间房子已在他名下，却无人居住，自从妹妹去世，父母搬走后房子就空在那里。以前被母亲洗刷到泛白的房间全空着，屋里只剩松鼠和老鼠。

他睁开眼从桌上抬起头时，已热泪盈眶。护士站在门口，一脸柔情。在那一刻，半带微笑的她显得很完美，完全不像那个安静、能干，每天在他身旁工作的干练女子。两人目光相遇，隐晦却又明显，医生觉得她好像能够了解自己，两人彼此相知。那一瞬间他们彼此毫无阻隔，那种亲密感令他震撼、无法动弹，整个人都呆住了。她则满脸涨红，转头望着别处，然后清清喉咙，板起面孔说她已经加班两小时，准备回去了。之后好长一段时间她都回避着不敢看他。

后来大伙儿拿她跟他开玩笑时，他总是请他们闭嘴。她非常优秀，他边说边举起手示意别开玩笑，好像要借此纪念他们共享过的一刻，就是两人心念相通的那一刻。她是他见过的最好的护士，这是真的，而幸好此时是她在旁协助。

“到急诊室好吗？”她问，“你们走得到吗？”

医生摇摇头，妻子阵痛间隔的时间只有一分钟左右。

“宝宝等不及了。”他一面说，一面看着妻子。雪融化在她的发间，看起来就像一顶钻石王冠般闪亮。“宝宝快出来了。”

“没关系。”妻子冷静地开口说道，声调较为生硬，也较坚决，“等

他长大了，把现在这种情况讲给他听，一定更有意思。嗯，不一定是‘他’，也可能是‘她’。”

护士笑了，双眼之间的直线依然在，但没那么明显了。“我们这就带你进去，”她说，“帮你减轻痛苦。”

他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找外袍。等他走回本特利的诊疗室时，妻子已经躺上产台，双脚跨在脚蹬上。诊疗室是淡蓝色的，到处是铬与白色搪瓷器皿和带着钢铁光泽的精良仪器。医生走到水槽边洗手，他高度戒备，连最微小的细节也不放过。在进行例行的洗手程序时，他觉得本特利不在场所引起的不安逐渐消退。他闭上眼，强迫自己专心眼前的工作。

“一切顺利，”他转身时，护士对他说，“情形不错。宫颈已经扩张到十厘米了，你来看看。”

他坐在矮凳上，手伸进妻子温热的体内，羊膜囊还好好的，越过膜囊，他摸到了宝宝的头，像颗棒球一样光滑坚硬。他的亲生骨肉呀！他本来应该在候诊室里踱步的啊。这个房间内仅有一扇窗户，窗子的百叶窗帘紧闭着。把手抽出妻子温暖的体内时，他在想，外面不知是不是还下着雪，城市和远方是否依旧沉静。

“没错，”他说，“十厘米了。”

“菲比。”他的妻子说。他看不到她的脸，但她的声音很清楚。他们这几个月一直讨论宝宝的名字，还没有结论。“女孩就叫菲比，若是男孩就叫保罗，跟我曾叔公的名字一样。我跟你说过吧？”她问，“我先前就想跟你说，我已经决定好了。”

“两个名字都很好听。”护士安抚她说。

“菲比和保罗。”医生重复一次，但他关切的是妻子的子宫已开始收缩，他对护士示意，护士已准备了麻醉气。他实习的时候，医生通常从一开始就让产妇吸入麻药，直到分娩结束为止。可是时代变了，现在是一九六四年，他知道本特利不愿意太早麻醉产妇，产妇最好在清醒状态下用力。本特利只有在阵痛达到最高点，胎儿头出来，小孩出世时，才把产妇麻醉。现在他的妻子全身绷紧、大声哭叫，宝宝已移到产道，

撑破了羊膜囊。

“好。”医生说，护士随即把氧气罩放置就位。麻醉逐渐生效，妻子的手放松下来，拳头也不再紧握，在阵痛一波波通过体内时失去了知觉。她躺得笔直，神态安详。

“就头一胎来说，宝宝出来得挺快的。”护士表达意见。

“没错，”医生说，“目前为止，一切都很好。”

这种情况持续了半小时，他的妻子清醒过来，一边呻吟一边又开始用力。当他觉得她受够了，或是当她哭喊说痛得受不了，他就点头示意护士加点麻醉。除了他沉着地发出指令之外，没有人说话。外面继续下着雪，雪花沿着屋子周围飘落，堆积在路上。医生坐在不锈钢的椅子上，把注意力集中在重要的事情上。他在医学院接生了五次，每次都是母子平安，现在他专心回想那几次接生，从记忆里搜寻需要注意的细节。他的妻子仍双脚跨在脚踏上，腹部高耸，这让他没法看见她的脸，慢慢地她也变成了那几位产妇，圆圆的膝盖、平滑纤细的腿肚和脚踝全在他眼前，看起来熟悉又惹人怜爱。但他没有轻抚她的肌肤，或是拍拍膝盖请她安心，在她使劲用力时，握住她的手的是护士。医生正专注于眼前的状况，此时她不再是他的妻子，她的身体跟别人没什么两样，她是产妇，他必须利用一切医疗技术协助她。他不能感情用事，尤其是现在，更得保持冷静。随着时间慢慢地过去，先前在他们卧室的那种奇怪感觉再度浮上心头，不知怎么的，他觉得自己似乎被拉离了分娩现场，明明人在这里，却又好像飘浮在别处，从安全的距离观察一切。他看到自己精准谨慎地在她的会阴部划了一刀，鲜血一下子流了出来。他想这刀划得不错，同时努力不让自己想起曾经热情爱抚同个部位的时刻。

孩子的头出来了，又用力推挤了三次，终于降临人间，滑进了他的双手里。宝宝大声哭叫着，蓝色的皮肤渐渐变成粉红。

是个男孩！小宝宝满脸通红，头发乌黑，两眼张望，对灯光和冰冷的空气感到疑惑。医生绑紧脐带，然后将它剪断。“我的儿子，”他允许自己分神想道，“我的儿子。”